

她，守着人间最慢的春天

本报记者 赵雪

清晨七点半，辽阳市白塔区南郊街197号启智学校的走廊里，晨光斜照。校园安静，只有几声清脆鸟鸣，世界干净而温柔。忽然，校门口的铁门“吱呀”一响，惊飞了几只寻食的小鸟，张春梅走了进来，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包子——不是给自己，是给那个总忘带早饭的孩子。

这是2026年初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。这里，却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……



张春梅在教孩子们唱歌。

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，一所专为智力障碍、孤独症、多动症、脑瘫等特殊儿童提供教育与康复的学校。46岁的张春梅已在这里坚守了近26年。这些年里，她牵着一群“慢飞的天使”，走过寒来暑往，让每一个特殊的生命都平等沐浴在教育的阳光里。

每到冬天，黑龙江省通河桦子山林场的红松上都挂着雪，远看就像长了满山的白蘑菇。山风吹过，山核桃树上干枯的果实倏地掉进雪窝里，砸出一个若隐若现的小洞。

张春梅就出生在这里。父亲常年在外，母亲是林场工人。

在张春梅的记忆里，总有这样一幅画面：母亲挑着两桶水，走在几百米的下坡路上。林场用的是那种按压式水井，压一下就能出水，井口结着厚厚的冰。母亲一滑一滑地挑着水，扁担压疼了右肩，就换到左肩，然后一口气把水挑回家。每次打水，母亲都不忘给邻居王奶奶送一桶。

记忆中的母亲一直是麻利的、勇于承担的、乐于助人。她教给张春梅的第一课是：“摔倒了，自己站起来。”

那座藏在山林间的林场，没有繁华市井，却有母亲用扁担挑出的温暖以及用双手撑起的坚韧和善良，成为张春梅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。

母亲只有小学文化，一心希望女儿能读书成才。

6岁那年，母亲被调到县城发电厂。她给张春梅选了路程最远但教学质量最好的县城实验小学。寒冬里骑车接送，一路摔倒多次，却从没让张春梅迟到过。

1993年，因父亲工作调动，13岁的张春梅随父母来到辽阳，进入第12中学。刻苦好学的她，第一年成绩就名列前茅。1996年，张春梅考上了辽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。

这着实是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，张春梅上学的时候，十分喜欢英语，成绩也很好。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语老师，但她并不知道，在特殊教育学校里，根本没有英语课。

在师范学校上了一年课，张春梅还是没弄清楚“特殊教育”到底特殊在哪里。直到临近毕业的前一年，学校组织去营口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学习，张春梅才第一次知道了特殊教育原来就是这样——从早忙到晚的老师要带着一群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学生。

就在这次学习，她从那些“特殊”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光——纯粹、干净、对世界充满渴望。

二

2000年8月，张春梅被分配到白塔区启智学校。

中国特殊教育起源于1874年创办的北京盲人学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颁布实施后，保障残疾人平等受教育权利成为教育民生的重要命题，特殊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发展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白塔区，特殊教育基础薄弱，资源匮乏，不少智障、发育迟缓儿童面临“无学可上”的困境。

启智学校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1991年，白塔区教育局在北哨小学设立了2个智障儿童辅导班。1993年发展成为独立的学校。招生对象主要是孤独症、智商低于70、发育迟缓的儿童。

1991年，白塔区的首任校长胡荣，正是张春梅后来的婆婆，也是白塔区特殊教育的第一代拓荒人。

很多年后，张春梅不止一次地听婆婆讲起那段往事：刚建校的时候学校特别穷，连粉笔都要去别的学校借。没有操场，婆婆就带着老师去空地除草，一点儿一点儿地腾出一片操场。

张春梅入职的时候，学校已经搬迁到新梅小学院内——在教学楼一楼的一处角落里。全校一共有六七位老师，两个班，12名学生，最大的学生已经22岁。

但就这12个学生，也经常凑不齐。不少家长本身存在智力障碍，遇上阴雨天，他们就默认“天气不好不用上学”了。

有一次，张春梅领着学生去看电影，路人纷纷驻足议论，目光异样。张春梅强忍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，那一刻，她只希望路能短一点、再短一点。

张春梅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，一切都是那么难。

她的嘴角起了泡，溃烂了整整一个月。

三

就在张春梅倍感无助时，班里的一个孩子触动了她。

雪娇是个安静内向的女孩，总爱躲在角落发呆。

有一次，在课堂上，雪娇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。其他学生都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，第一次遇见这种事的张春梅也蒙了，愣在那里看着雪娇。雪娇始终低着头，慢慢地，满脸涨红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那一瞬间，张春梅的心里酸酸的：“这不是孩子的错！”

她立刻把孩子带到卫生间，清洗身体、换上干净衣裤。收拾完后，雪娇突然紧紧地抱住她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张春梅的心剧烈地颤动了一下。她也哭了。

那一刻，张春梅忽然懂得：这些孩子虽有缺陷，心却一样柔软，一样渴望爱与尊严。

“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将蜗牛的壳搬走，那么至少在暴风雨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挡在蜗牛的前面。”张春梅记下了这句话，开始渐渐放下浮躁，俯下身子，走进他们的世界。

2012年，认真负责的张春梅得到认可，担任学校教导主任。很快，学校搬迁到太子河小学院里。

2019年，学校启动送教上门服务。对那些有学习能力的孩子，送知识；对那些重度残障、无法就学的，送关怀、送温暖。正是在送教路上，她见到了8岁的小达州。

在辽阳市三里屯一处破旧的平房里，空旷的房间只有一铺火炕，8岁的小达州蜷缩在一床烂棉被里——她患有重度智障。父亲早已离开，母亲也患残疾，只有姥姥一人照顾她。看到张春梅来了，小达州的姥姥拉着她的手哭个不停。

对张春梅和其他老师来说，每一次送教回校后的讨论，都是一次巨大的心灵触动。“只要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一丝丝光明，我们都会拼尽全力。”张春梅这样告诉自己。

但遗憾的是，张春梅最后还是没能帮上小达州。那个女孩很快就和姥姥搬走了，再无消息。因为这件事，张春梅难过了很久。

从那以后，张春梅更珍惜自己的工作，更爱自己的学生。因为她知道，这所学校和这些老师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是最珍贵的港湾。

与此同时，她也开始思考：特殊教育，绝不是简单的看护，更不是“收容所”，而是让这些孩子重拾尊严、融入社会。光有爱远远不够。专业，才是守护孩子最好的铠甲。

要先让孩子学会生活，再学习知识。她提出了“康复训练与文化学习并重”的理念，走“医教结合”之路。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制定个别化教育方案，孩子最需要什么，就先教什么。

学生小洲先天性小脑发育不足，口齿不清、行动不稳、常流口水。张春梅为他制定细致的康复计划：从调整座位、训练站立行走，到练习抛球奔跑；买来泡泡糖锻炼咬肌，帮助他清楚发音；手把手教他擦口水、讲卫生、学

拉拉链、用筷子。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小洲渐渐能说清楚话、稳稳走路、快速奔跑，甚至和同学一起打篮球，还在中国智协线上特奥篮球比赛中获奖。

有个孩子喜欢抠鼻孔，刚来学校的时候，鼻孔都抠烂了。张春梅就用薯片、小粘贴一点点引导孩子，进行矫正。

在启智学校，孩子们得到小粘贴就可以去学校超市兑换他们喜欢的东西，有的孩子会攒着换，有的得到一个就要去换。这种“代币制”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忍耐力、控制力，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社会，这也是社会化训练的一部分。

张春梅还主导制定了试点方案，选择一些儿童进入普通班随班就读；上午参与基础课程学习，融入集体；下午返回启智学校，接受生活适应、康复训练，为每一名学生量身定制“一生一案”，动态调整教学内容。

学校新进的话机语训机、康复设备，没人会用，张春梅就和同事一起钻研，反复实操，直到熟练掌握，再手把手地教给其他老师。

在启智学校，老师们会经常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早餐、买文具。

因为很多学生家长都有残疾，老师们不但要管理学生还要照顾家长。一天半夜，张春梅接到电话，一名学生的家长吵架了，张春梅二话不说就赶了过去……

这就是特殊教育的日常，不浪漫，不轰轰烈烈，甚至看不到尽头，但张春梅依旧全身心投入。她最开心的事，就是看见自己摸索的方法在孩子身上起了作用。而她也开始慢慢懂得，特殊教育

的意义，并不是桃李满天下的荣耀，而是守护那些脆弱的生命，让他们也感受到被爱与被尊重。

四

来启智学校之前，张春梅对“孤独症”几乎一无所知。

随着国家特殊教育“零拒绝”政策落地，启智学校的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来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也越来越多。对这些被称为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的教育方法也不同。

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情绪大多不稳定，有的孩子能捂着耳朵尖叫一整天，他们对未知事物充满恐惧。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，固定和规律的生活会让他们感到安全——准时吃饭、准时睡觉、物品放在同一个位置，等等，一旦改变，他们就会感到焦虑，甚至会反抗。

张春梅为他们制作了图表——一种类似计划表的东西，不认字的低年级用图片，高年级用汉字。

诉她：他只允许自己喜欢的人碰额头。

他们还会把兜里最甜的糖塞给你，把最喜爱的卡片送给你。

张春梅慢慢明白，那些总喜欢撞墙的孩子，不是想伤害自己——只是他们太寂寞了。正常的孩子会玩游戏，会过家家，会抱着布娃娃说话，但他们不会。他们的世界太安静，安静到他们只能通过痛感来感受自己的存在。

一次，一批学生毕业。离别那天，全班都在哭，只有一个孩子安静地坐在角落里，玩着自己的手指。张春梅走过去，蹲下来跟他告别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用很小的声音说：“明天还来。”

那是他第一次主动跟张春梅说话。

他并不懂离别，他只知道，你明天应该还在，所以我要来。

这些孩子们永远活在自己的童话里——那里没有王子和公主，但有永远不落落的太阳，和一个永远不离开的人。

有人问张春梅，特殊教育的意义是什么？张春梅想了想，说：“上帝给人以残缺，是要人明白，完美并不重要，完整才是。”

也正是这些孩子教会了张春梅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——不是没有伤痛，而是学会与伤痛和解；不是没有挣扎，而是在挣扎中依然选择向前。

在特殊学校里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人间最慢的蜗牛，可他们却带着张春梅看见了路边的每一朵花。

五

在张春梅心里，特殊教育从来不是单向付出，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。

记得有一次，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来启智学校做篮球融合课，孩子们高兴极了，投篮的时候都要和大学生手拉手。课程结束后，一名原本调皮又自卑的大学生哭了：“他们都那样阳光，我凭什么不努力？”

而这，就是特殊教育最动人的地方：彼此治愈，互相照亮。

不仅如此。对于特殊教育来说，让学生融入社会是基础，自食其力才是目的。

早在2009年，张春梅带的12名毕业生全部进入福利企业就业。如今，他们还经常回校看望张春梅，有人带来自制点心，有人只是站在校门口，静静地望着她，安静地笑。

在张春梅的推动下，学校与辽阳残联合作成立自助互助中心，帮助孩子就业创业，成立“蜗牛手工作坊”，制作香皂、工艺品，线上线下销售，曾一次卖出上万元。

张春梅为毕业生联系福利企业，推出就业辅导员跟踪指导制度，确保孩子能稳定就业。她还定期为家长培训，传授家庭教育方法，让家长携手，助力残障孩子成长。

如今的她，已是启智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兼教导主任，是国家孤独症儿童康复师、辽宁省特殊教育核心教研团队骨干成员、辽宁省特殊教育“国家特教园丁”、辽宁省“教书育人模范”“师德标兵”“学生眼中的最美教师”等称号，多次在省级教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。

2025年，张春梅被评为“辽宁省最美人物”。

张春梅也有过离开的机会。她的校友曾从别的学校发来邀请，待遇优厚，有房补，但张春梅拒绝了。

她舍不得这些孩子。截至目前，辽阳市白塔区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安置率已经连续多年保持100%，累计惠及200余名特需儿童。

近26年，张春梅用爱与恒心托起了数百个特殊家庭的希望。

对于张春梅来说，那些孩子，就是人间最慢的信使。他们用一生只为了送一封信——信里写着：你看，生命本来的样子，就值得被爱。

特殊教育不仅是一类教育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一个国家对待困难群体的温度。如今，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已经超过2200所，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%。

2025年9月，辽宁省教育厅印发的《辽宁省特殊教育保障机制试点实施方案》中明确提出，到2027年，覆盖全学段的特殊教育体系不断健全，融合教育全面推进，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。中国特色特殊教育体系，正一步步走向更健全、更温暖、更专业。

2025年12月2日，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建设正式启动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张春梅正坐在启智学校的教室里，阳光照进来，一个孩子正轻轻摇晃着椅子，嘎吱嘎吱，像某种古老的、温柔的节奏——那是他的语言，是他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。

在这片被温柔守护的天地里，每一个孩子都不必追赶时间的脚步，他们只需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慢慢长大，慢慢发光。

他们像是人间最慢的春天。而在他们身边，有无数个和张春梅一样的人在守护着，一步一挪，一程一盼，终在时光深处，等到最暖的光……

（文中人物除张春梅、胡荣外均为化名；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

学生制作的手工艺品。



学生的画作。